漢儒通義

漢儒通義序

番禺陳澧撰

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爲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爲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伸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羣分義理自明不必贊一辭也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

之志也若門戸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所敢知矣咸豐六年六月朔日謹序

采錄諸書

子夏易傳

孟氏易章句

京氏易章句

鄭氏易注

荀氏易注

宋氏易注

伏氏尚書大傳　鄭氏注

鄭氏尚書注

毛詩序

毛詩詁訓傳　鄭氏箋

韓詩內傳　薛氏章句

韓詩外傳

鄭氏詩譜

先鄭氏周禮注

鄭氏周禮注

鄭氏儀禮注

鄭氏禮記注

趙氏孟子章句幷章指

班氏白虎通義

許氏五經異義　鄭氏駁

鄭氏六藝論

鄭志

孫氏爾雅注

許氏說文解字

劉氏釋名

條例

凡所錄皆經部之書史子集皆不錄所錄皆漢儒之

書錄子夏易傳據釋文引七略云韓嬰傳也毛詩大序不錄錄小序次句以下據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今錄次句以下是毛公足成之語也經注連經文乃明者則幷錄經文詩序次句連首句乃明者亦幷錄首句也漢儒經說多有所本如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書故錄之也三國以後之書不錄鄭志述康成語故錄之九家易不盡漢儒之說故不錄也論語集解所稱周氏容有周生氏之譌日本所傳皇疏本則皆

作周生烈不足爲據故仍錄周氏也所錄諸書今存於世者每條下注篇目無篇目者注卷數以備檢核惟并錄經文者則不必注也其書已佚者先鄭周禮注見於後鄭注諸家論語注見於何氏集解諸家易注見於李氏集解可以依據而無疑其餘則近人輯本每有疏舛今之所錄必取所出之書復加審定或各書並引文有同異則擇善而從每條下注所出之書亦以備檢核也所出之書復有簡略如文選注所稱韓詩不知是韓內傳抑是薛君章句無可辨別則仍之也集衆家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

思錄今兼倣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倣初學記之例也其文略同者則附注之不別出也爲余校勘者門人南海桂文烜子明桂文燦子白番禺黎永椿震伯高學燿星儀湘潭胡錫燕伯蓟也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漢儒通義卷一

番禺陳澧撰集

天地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太平御覽時序部三）

易繫辭傳是故易有太極鄭注曰極中之道澧和未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

說文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一部）

何氏公羊解詁曰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隱元年解詁）

白虎通曰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天地

荀氏易注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泰集解

韓詩外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

宋氏易注曰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泰集解

尚書大傳曰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璣是故旋璣謂之北極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

鄭氏周禮注曰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凡以神仕者注

又毛詩箋曰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皇矣箋

趙氏孟子章句曰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滕文公章句上

白虎通曰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誅伐

又曰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五行）

春秋繁露曰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王道通三）

陰陽

鄭氏禮記注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鄉飲酒義注）

又曰生氣陰陽氣也（樂記注）

釋名曰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釋天）

荀氏易注曰陽性欲升陰性欲承（泰集解）

又曰陽升陰降天道行也乾集解

又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旣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同上

又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同上

又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同上

又曰陰氣往則萬物詘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繫辭下集解

尙書大傳曰陽盛則呼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

萬物之終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

白虎通曰陽不動無以行其敎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天地）

又曰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三正）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是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如天之爲）

又曰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循天之道

又曰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益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陰陽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同類相動

又曰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

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又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陽尊陰卑

又曰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同上

又曰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辯在人

又曰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王道通三

又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

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同上

宋氏易注曰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乾集解

鄭氏儀禮注曰陽氣主養鄉飲酒禮記注

白虎通曰陽光所及莫不動也文質

又曰陽道不絕封公侯

易文言傳陰疑於陽必戰孟氏章句曰陰乃上薄疑

似于陽必與陽戰也集解

荀氏易注曰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亾集解

又曰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序卦集解

說文曰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壬部

又曰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亥部

五行

鄭氏尚書大傳注曰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續漢書五行志五注

說文曰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五部

白虎通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五行

又曰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

勝水也同上

春秋繁露曰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天地之行

又曰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五行之義

鄭氏尚書注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

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洪範正義

鬼神

說文曰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示部

又曰鬼人所歸爲鬼鬼部

毛詩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靈臺傳

鄭氏論語注曰人神曰鬼爲政集解

又易注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

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繫辭上集解

又禮記注曰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禮運注

又樂記幽則有鬼神注曰助天地成物者也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又曰鬼神從天地者也中庸注

又曰鬼神依人者也曾子問注

又曰鬼神尙幽闇也郊特牲注○喪服小記注雜記上注並同○又儀禮士虞禮注曰鬼神尙居幽闇

又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檀弓下注
又曰怵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表記注
又箴左氏膏肓曰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左傳昭七年正義
又周禮注曰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梓人注

又曰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凡以神仕者注

何氏公羊解詁曰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成六年解詁

韓詩外傳曰人事倫則順于鬼神卷三

春秋繁露曰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祭義

人物

說文曰𠆢天地之性最貴者也人部

又曰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大部

釋名曰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釋形體

春秋繁露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

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尙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人副天數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法天也告子章句上

又章指曰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已也離婁章句下章指

鄭氏禮記注曰百物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祭義注

又樂記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注曰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

白虎通曰萬物之始莫不自潔文質

又曰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封公侯

春秋繁露曰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

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亾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同類相動

毛詩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鳧鷖傳

漢儒通義卷一終

漢儒通義卷二

番禺陳澧撰集

聖賢

說文曰聖通也耳部○鄭氏禮記鄉飲酒義注同

白虎通曰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

又曰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同上

又曰聖人未沒時甯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

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同上

鄭氏禮記注曰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凡人不知中庸注

又曰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同上

又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曰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

韓詩外傳曰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爲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

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卷三）

春秋繁露曰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楚莊王）

又曰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深察名號）

又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

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郊語

趙氏孟子章句曰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告子章句上

又曰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萬章章句下

又曰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栁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同上

又曰伯夷之清栁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盡心章句下

又章指曰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離婁章句下章指

又曰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公孫丑章句上章指

又曰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題辭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又曰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釋典藝

春秋繁露曰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重政

又曰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玉杯

白虎通曰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

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

又曰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同上

鄭氏易贊及易論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

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義八論

又曰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同上

又六藝論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禮記大題正義

又書贊曰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尙書序正義

又儀禮注曰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鄉飲酒禮注○又燕禮注同

又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又詩譜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邶鄘衛譜

又曰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

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小大雅譜

又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周頌譜

又禮記注曰詩長人情孔子閒居注

何氏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

四方 宣十五年解詁

毛詩序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鄭風羔裘序

又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序

釋名曰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儀宜也得事宜也釋典藝

鄭氏禮序曰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禮記大題正義○白虎通禮樂曰禮之為言履也可履踐而行

又曰體之謂聖履之為賢同上

又禮記注曰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禮器注

春秋繁露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十指

又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竹林

又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科非相妨也同上

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

能知之同上

又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楚莊王

又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玉杯

又曰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精華

服氏左傳解誼曰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衞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左傳杜氏序正義○哀十四年正義稱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衞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

鄭志曰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通典禮五十三

鄭氏起穀梁癈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禮記王制正義

賈氏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同上

何氏公羊解詁曰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莊十年解詁

又曰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元年解詁

又曰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定元年解詁

又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禮記中庸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夲鄭注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夲孝經也

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摠會之孝經大題正義

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夲五經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
又曰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又曰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

鄭氏駁五經異義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詩正義黍離

釋名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釋典藝

儒

韓詩外傳曰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

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卷五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
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
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
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
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
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
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

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同上

鄭氏三禮目錄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禮記儒行正義

又周禮大宰儒以道得民注曰有六藝以教民者

又禮記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曰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

孔氏論語傳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雍也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告子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告子章句上）

士

先鄭周禮注曰士謂學士（大宰注）

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爵）

說文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士部）

毛詩振振鷺傳曰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

韓詩外傳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 卷一

又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 卷三

趙氏孟子章句曰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 滕文公章句下

又章指曰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

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又曰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傳述

鄭氏禮記注曰述謂訓其義也樂記注

鄭志曰述者述其古事詩定之方中正義

又曰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螽斯正義

鄭氏詩譜序曰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又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

又禮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

家世所訓也（周禮疏序 周禮廢興）

何氏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白虎通曰問曰異說竝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禮樂）

說文敘曰俗儒啚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

妙究洞聖人之微恉

又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亾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籒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

春秋繁露曰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

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重敢

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氏章句曰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釋名敘曰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

學問

尚書大傳曰學效也

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辟雍）

說文曰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教部）

鄭氏周禮注曰學脩德學道（都司馬注）

又禮記注曰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注）

又曰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學記注）

又曰先易後難以漸入（同上）

又曰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同上）

又曰思而得之則深（同上）

又曰時過則思放也同上

又內則博學無方注曰在志所好也

又禮運講學以耨之注曰存是去非類也

又儒行博學以知服注曰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又曰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注緇衣

論語下學而上達孔傳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解

又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傳曰爲已履而行

之爲人徒能言之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離婁章句上

又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章句曰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又曰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離婁章句下

又章指曰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離婁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

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卷四

又曰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卷六

春秋繁露曰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執贄

鄭志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詩般正義

又曰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詩生民正義

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

漢儒通義卷二終